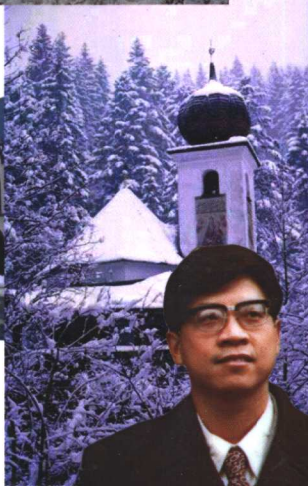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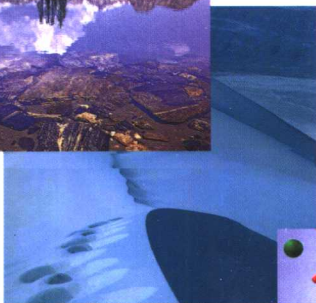


吴季松 著

我所到过的五十个国家和地区

一个中国人看世界

第五集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季松 著

我所到过的五十个国家和地区

第五集

一个中国人看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所到过的五十个国家和地区:一个中国人看世界 第五集/吴季松著.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2

ISBN 7-5304-2354-1

I. 我… II. 吴…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9760 号

我所到过的五十个国家和地区 ——一个中国人看世界(第五集)

吴季松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96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4 彩页 175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20.00 元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本社发行科负责调换。联系电话:66161952)



1	3
2	4
	5



1. 1979 年深秋在巴黎圣母院前
2. 1999 年初秋在巴黎圣母院前
3. 1980 年秋在德国巴伐利亚山区
4. 1999 年秋在德国柏林环境保护局门前
5. 与夫人林文漪女士在澳大利亚珀斯的国王公园



1		5
2		
3		
4		



1. 1981年夏在美国普林斯顿独立战争战场
2. 1999年春在美国国务院中美环境与发展会议首席发言
3. 1983年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4. 1998年秋在澳大利亚珀斯世界科技工业园区大会任组委会副主席
5. 在伦敦马克思墓地



1 | 2
3
4
5



1. 1983 年秋在苏联莫斯科列宁山上
2. 1999 年夏在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城教堂前
3. 1985 年冬在日本东京上野公园
4. 1999 年夏在日本乘建设省直升飞机视察东京水系
5. 在邓小平巴黎旧居旁与老邻居合影



1		5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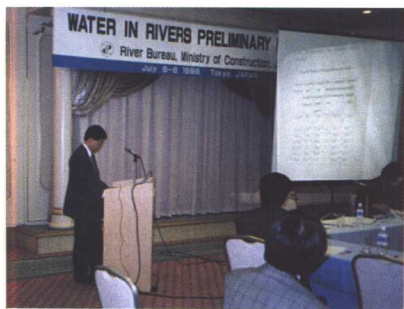
1. 在吉隆坡马来西亚王宫门前
2. 吉隆坡市马来西亚最高法院
3. 在澳大利亚珀斯动物园与耍蛇女合影
4.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门前
5. 在新加坡市议会前





5 | 1
2
3
4

1. 在美国洛杉矶迪斯尼乐园与迪斯尼塑像合影
2. 在美国洛杉矶迪斯尼乐园与小丑合影
3.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中美水资源会议上主持会议
4. 在美国旧金山中心大街上长跑
5. 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影城



1	5
2	
3	
4	

1. 墨西哥小城诺加莱斯街景
2. 在日本建设省的游艇前
3. 在日本东京河川会议上发言
4. 在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前
5. 在荷兰鹿特丹《炸碎了的都市》塑像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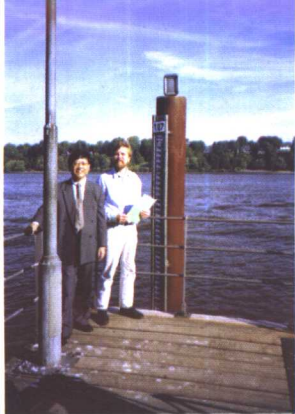


5 | 1
2
3
4



1. 在荷兰海牙斯赫维宁根海滨浴场
2.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前桥上
3. 在柏林市中心《全球》塑像前
4. 在柏林南郊苏军烈士陵园门前
5. 与荷兰三宝——风车、鲜花和木鞋合影





1		5
2		
3		
4		



1. 在德国易北河上与汉堡水文站站站长合影
2. 在德国德累斯顿皮尔尼茨夏宫
3. 德国萨克森州民居
4. 在捷克布拉格威尔森诺瓦大街上
5. 在德国萨克森州乡村饭店



谨以此书献给新的世纪、新的千年，献给祖国，献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前 言

1999年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就在眼前,我有幸度过历史长河中的千年之交,并走过了55年的人生旅程。我在童年时就有游历世界的梦想,在本世纪最后20年,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日益强大的祖国,终于使我圆了这个梦。我用了8年多时间,出国24次,行程56万公里,绕地球14圈,操着英语、法语和半生不熟的俄语,生活、居住和访问过亚洲的日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蒙古、朝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塞浦路斯、巴林、约旦、香港(当时还没有回归祖国)和澳门;欧洲的苏联(当时还没有解体)、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当时还没有解体)、瑞典、挪威、芬兰、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时两德还没有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奥地利、安道耳、摩纳哥和梵蒂冈教皇国;南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非洲的埃及和肯尼亚;澳洲的澳大利亚等52个今天或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国家和地区。

这其中包括世界上所有“三个3”的国家,即,

16个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亿美元，人口超过3000万和土地超过30万平方公里，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国家。在这20年中，我去法国达12次之多，在法国居住的时间达6年多；我于1981、1985和1999年三次去美国，多次与政府高级官员和印第安人交谈；于1980、1983、1990、1996、1999年五次去德国，看到了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于1980、1988、1991、1996年四次去意大利，每次向预示再来罗马的少女泉投币；我于1980、1981和1985年四次去英国，寻访了父母的旧居；我于1985、1999年两次去日本，寻访了周总理和我姨父的旧迹；于1983和1999年两次去俄罗斯，看到了苏联解体前后的俄罗斯；我在1982和1999年两次飞到澳大利亚，探寻当年流放囚犯的遗迹；我还到过埃及开罗的墓地贫民窟，印度恒河赤贫的农村和肯尼亚维多利亚湖畔那外国人罕至的土地。在这些地方我看到了活的、立体的、变化的、可以相互交流的世界。我认识到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混血的过程中形成的，只不过有多有少罢了；我对世界的了解已经从自然风景到历史的根源；我寻求的真理其本身也在可持续发展，这是理想与信念，人不创新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的亲戚、朋友和同事都问我：你在国外8年多，到过50多个国家，究竟看到了什么呢？我有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只有八个字：“知识经济，已见

端倪。”为此我写了《21 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199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和《知识经济学——理论、实践和应用》(199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两本书。我还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回答,那就是《我所到过的五十个国家和地区——一个中国人看世界》这本 5 集一套,达 108 万字的书。我在国外期间记了详细的日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1985—1986 年在中央讲师团烟台分团时,我挤执教之暇写作,于 1986 年出版了第一集,当年成为畅销书;1992 年我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归来,利用安排工作之暇写作,于 1993 年出版了第二集;在写出了经验和方法以后,又分别于 1996、1998 和 1999 年挤繁忙工作之暇写作,出了第三、第四、第五集。这套书花费了我 20 年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倾注了许多心血,我舍弃了桥牌、乒乓球、集邮,甚至看体育节目等几乎所有的爱好,为了保证不至失眠,我坚守了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做到的严格的生活制度,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这套书实实在在是一种前人所未有的探索。

1999 年 8 月,我走完了祖国除台湾外的最后一个省份,走遍了全国所有百万人以上的民族自治区域,完成了我游遍全国的愿望。同时也不由得想起,整整 20 年前,1979 年 7 月我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乘机飞往法国巴黎的情景还恍如昨日。而今天世纪之交即将来临,我又于 1999 年 9 月乘机从荷兰再到巴黎。20 年前巴黎

的那个炎热的夏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一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外国的土地，巴黎高楼成林，绿树成荫，尤其是那汽车可以飞驰的高速公路，那在路上穿梭来往的汽车群，城市中大片的绿地，广场上自由嬉戏的鸽群，这在今天连小孩也司空见惯的事情，竟然是我有生第一次见到。更让我吃惊的是，由于度假，街上几乎没有人，在巴黎真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安顿了行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巴黎圣母院，而且登上了教堂的楼顶，就是雨果的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扎西莫多敲钟的地方。我急于先去这里当然是因为《巴黎圣母院》的小说和电影（1979年刚刚开始允许上演部分外国名著的电影）震撼人心的力量；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因为1919年秋周恩来总理曾经和蔡和森同志在城楼上遥指东方，他们来法国寻求真理的无畏精神，更是自懂事以来激励我前进的力量。在那高高的城楼上，看着塞纳河如60年前静静流淌，我能体会他们当时的激动、惆怅、追求和向往。

20年后，1999年9月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又一次来到了巴黎圣母院。周恩来总理已过百年，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半个世纪，我也开始进入了老年，只有那静静的塞纳河千古不变，静静流淌，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变化，我又请陌生的路人帮我与圣母院合了影，不过这次由20年前的美国旅游者变成了俄罗斯旅游者，世界的变化真快啊！

20年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瞬间，然而，这20年间我们这个地球上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是世界上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如果有人在30年前预言它，那99%以上的人都会认为是在讲神话，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德国的统一、欧洲的联合、美国的新经济和日本的衰退，哪一件都是不可思议和难以想象的事，而哪一件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有两件事情很能说明这20年来世界和中国的变化。1983年我乘火车从北京到巴黎，途中经过当时分治的东西柏林。在列车上我和一位西柏林的女大学生谈起两个德国，她惆怅地说：“统一在这个世纪没希望了，已经是两个国家了。”我说：“有希望，因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她将信将疑，连声道谢。今天，每当我对德国友人讲起这件事，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谢谢您的远见，我们也祝中国早日统一。”1981年底我作为访问学者首次从法国归来带回一些东西，我不足8岁的女儿说：“将来我也要出国，回来带一箱鸡肉！”今天，大概连小乡镇的女孩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了。这20年对于我自己也同样是发生了翻天覆地、不可想象的变化。仅仅在30年前，1969年我还在新疆的国营农场里开拖拉机，就是到1977年春节的出国选拔之前，出国也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而在这20年间我到过世界上除南极洲外的6大洲的52个国家和地区，我有幸在1999年到了墨西哥，从而在本世纪到了世界